

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初版

秘
本
歧路燈
第一冊
實價八角

原著者 寶豐李綠園

標點者 馮沅君

校閱者 馮芝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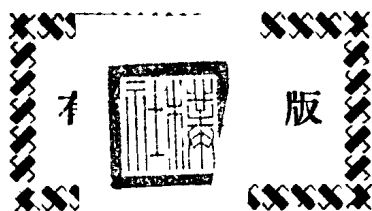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 樸社

印刷者 慈祥印刷工廠

總發行所 樸社出版經理部
北京景山東街十七號

總經理處 景山書社
北京景山東街十七號

分售處 北京及各省各大書坊



序

近幾百年來，河南人之能以學術文章成名者，其數目是『損之又損』，雖不必即『以至於無』，然而的確是『鮮矣』。其所以『鮮矣』的原因之一，即是自從全國學術界的重心，自中原移到東南以後，河南人與各時代的大師，學術界的權威，或『學閥』，失了聯絡。因之河南人在一方面因不能得那些大師們的指導及『烟土波里純』而不能有所成就；一方面又因不能得那些『學閥』們的鼓吹揄揚，所以即有所成就而亦不爲省外的人所知。例如李綠園先生，費了一生的工夫，做成一部一百零五回，六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，歧路燈，總算是有所成就了，然而對於全國大多數的人，他仍是一個無名作家。

關於李綠園的身世，董晏堂先生所作的李綠園傳略已經報告了。根據那些報告，這個李氏家庭間的空氣，我們也可想像大概了。『明趨向，重交遊，』

績學視躬，推衍先緒，』是李氏的家訓，歧路燈一書，也就是以闡明此義爲目的。

此義本來是極平庸的。以闡明此義爲目的的小說，自然要有陳腐之弊。歧路燈的道學氣太重，的確是一個大毛病，幸而李綠園在書中所寫的，大部分是在上述『此義』之反面。他書中寫「極聰明的子弟，……結交一千匪類，東扯西撈，果然弄的家敗人亡，……多虧他是個正經有來頭的門戶，還有本族人提拔他。也虧他良心未盡，自己還得些恥字悔字的力量，改志換骨，結果還到好處，要之也把貧苦熬煎受夠了。」（第一回）他書中大部分皆寫譚紹聞（即所說極聰明的子弟）如何結交『匪類』，及『匪類』中之情形。他那一管道學先生的筆，頗有描寫事物的能力，其中並且含有許多刺。例如譚紹聞的父親譚孝移有病時，一個醫生董橘泉來看病。

『橘泉看見樓廳嵯峨，屏帳鮮明，心下暗揣：這必是平日多蓄姬妾，今日年紀，不用說，是個命門火衰的症候。到樓下，孝移擁被而坐，方欲開言，董橘

泉說：「不可多言傷神，伸手來一看便知。」孝移伸出左手來，橋泉用三個指頭候脈。只見指頭兒輕一下，重一下。又看右手，橋泉搖頭道：「保重！保重！却也必不妨事。兩寸還不見怎的；關脈是怎的個光景；兩尺微怕人些。老先生大約心口上不妥的要緊。」孝移道：「疼的當不得。求先生妙劑調理。」橋泉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不過是一派陰翳之氣痞滿而已。管情一劑便見功效。我到前邊開方罷。」（第十回）

及至吃了他的八味湯，譚孝移的病更利害，董橋泉却說：『我看那肉桂不真，也就怕助起邪熱來，若是真正交趾桂，再無此理。』說罷就推故溜了。

後來譚孝移的夫人王氏又瞞著孝移請了個趙巫婆來。

『把客廳榻子關了，挂上軸子，果然軸子上，上下神祇，有幾十個。王氏拈香，磕下頭去。只見趙大娘打呵欠，伸懶腰，須臾，眼兒合着，手兒揷着，渾身亂顫起來；口中哼噯，說出的話，無理無解，却又有腔有韻，似唱非唱，似

歌非歌的道：「香烟繚繞上九天，又請我東頂老母落凡間。撥開雲頭往下看，又只見迷世衆生跪面前。」法圓便叫王氏跪了。王氏道：「我不會說話。」扯住法圓也跪了。法圓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只爲譚鄉紳有病，求老母打救，打救，阿彌陀佛！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！」趙巫婆又哼起來道：「昨日我從南天門上過，遇見太白李金星，拿出緣簿叫我，譚鄉紳簿上早有名。他生來不是凡間子，他是天上一金童。只打因碎了石玉蕊，一袍袖打落下天宮。」法圓道：「怪的譚山主享這般福，原來不是凡人。」（第十回）

譚孝移死了，要葬的時候，譚紹聞又請了一位堪輿家胡其所看地。他們去看譚家塋地的時候，

「只見胡其所四外瞭望，將身子轉着，眼兒看着，指頭亂着，唧唧噥噥，忽而將身子蹲下，單膝一處；忽而將首昂兒起，瞭望八方。遲了一會，只見胡其所向北直走起來。……走到西北一個高處站下。……向墳上一望，搖頭道：「

咳！大錯了！大錯了！」又叫白如鵬（他的學生）道：「你看見錯了麼？」白如鵬也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有點錯。」胡其所道：「你怎麼只說一點錯呢？書本兒上說：差之毫釐，謬之千里。這錯入着哩。你只到穴場上用羅經格一格，便知道錯了幾個字。」〔第六十回〕

歧路燈不但挖苦這些巫醫及江湖術士，即對於普通秀才也不少挖苦的話。祥符縣的兩位教官於丁祭時在明倫堂上與衆秀才商量舉孝廉方正，教官周東宿宣布教衆秀才各發表意見，『只見衆生員個個皆笑容可掬，却無一人答言。』周東宿又催了一回。

『只見衆秀才們唧唧噥噥，喉中依稀有音；推推諉諉，口中吞吐無語。原來秀才們性情，老實的到官場不管閑事；乖覺的到官場不肯發言；那些平素肯說話的，縱私談則排衆論而伸己見，論官事則躲自身而推他人，這也是不約而同之概。』（第五回）

後來又說：『從來讀書人的性情，會拿主意的甚少；旁人有一言而決者，大家都有主意。』這些話說真透中國讀書人的病根。

至於秀才們的學向，是限於書本上的，而其所讀的書，又只是幾本八股文及四書。祥符縣的又一教官陳喬齡自己說：

『當秀才時，卷皮原寫過習詩經，其實我只讀過三本兒，並沒讀完。從的先生又說：「經文只用八十篇，遭遭不走。」我也有個抄本兒。及下場時，四道經題俱抄寫別人稿兒。出場時，就連題目也忘了。如今做官，逢着月課，只出四書題，經題隨秀才們自己檢着做，就沒有經文也罷。……我看他們五經多是臨場旋報的，希圖五經人少，中的數目寬。第一科不中，第二科又是專經。』

〔第七十四回〕

尤奇的是，李綠園之理想的人物雖是道學家，而歧路燈中也挖苦『假道學』。譚宅的西席惠養民，外號叫惠聖人。終日『在誠意章打擾。』他的子姪，大的叫一

元，第二個就叫兩儀，以下還有三才，四象。可是在他與他的太太生氣的時候，太太說：『你罷麼！你那聖人在人家跟前聖人罷！休在我跟前聖人！你那不聖人處，再沒有我知道的清。』後來聖人的不聖人處，別人也知道了，他『自此正心誠意的話頭，井田封建的經濟，都鬆懈了。』（第三十八回三十九回）這些挖苦酸秀才及假道學的地方，與儒林外史很相似。

歧路燈寫賭博場也很好。以下是譚紹聞有一次擲簾子的情形：

『……這一起兒出門假裝解手，又都扣了圈套。果然吆吆喝喝，擲將起來，雙裙兒乒乓打批子；張瞻前高高下下架秤子，果然一場好賭也。半更天氣，譚紹聞贏了八根十兩籌兒；到三更後，輸了二百四十兩。……心中想兌却欠賬，不肯歇手。及到天明，共輸了……四百九十三兩。日色已透窗櫺。此時譚紹聞半點酒已沒了，心中跳個不住。……此時方寸中把昨夕醉後懣字，忤字，悅字，怡字，都趕到爪窪國去了。却把悔字領了個頭，領的惱字，恨字，愧字

馮 序

，慌字，怕字，憤字，怖字，愁字，悶字，急字，怨字，凡豎心旁，臥心旁的字兒，湊成半部小字彙兒，一時俱塞在心頭。」（第四十二回四十三回）寫譚紹聞賭輸後之心理狀況，也頗滑稽有趣。

以上所引這幾段，除有文學的興趣之外，又能給我們許多關於河南各種社會情形的報告，許多社會史的材料。

關於正面發揮的文章，也有些寫的很好的。例如譚孝移臨死時候囑咐譚紹聞一段：

『孝移又不覺是滿臉流淚，叫端福（即譚紹聞）道：「我的兒呀！你今年十三歲了。你爹爹這病，多是八分不能夠好的！想着囑咐你幾句話，怕你太小，記不清許多。我只揀要緊的話說與你罷。你要記着：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。」端福道：「知道。」孝移忍不住哭說道：「你與我念一遍。」端福道：「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。」孝移道：「你與我寫出來我看。」端福果然尋一個紅單，把

八個字寫在上面，遞于父親。孝移把紅單放在被面上，一手扯住端福的手，嗚咽咽說道：「好兒呀！你只守住這八個字，縱不能光宗耀祖，也不至辱沒家門。縱不能興家立業，也不至覆家蕩產。你記着這話，休要忘了！我死後，你且休埋我，你年紀太小。每逢到靈前燒紙，與我念一遍。你久後成人長大，埋了我，每年上墳時在我墳頭上念一遍。你記着不曾？」這端福也痛的答應不來，伏在床沿上嗚咽的哭起來。」（第十一回）

也有些陳腐的議論，例如譚孝移與閻楷論爲子弟擇師說：

『先生者子之典型，古人易子而教，有深意存於其間焉。嗣後子弟讀書請先生，第一要品行端方，學問淹博。至於子弟初讀書，先教他讀孝經，及朱子小學。此是幼學入門根脚，非末學所能創見。王伯厚三字經上說的明白：「小學終，至四書。孝經通，四書熟，如六經，始可讀。」是萬世養蒙之基。如此讀去，到做秀才時，便是端方醇儒；做官時便是經濟良臣；最次的也還得個博雅

文士。若專是弄八股，即是急於功名，却是欲速反遲；總然倖得一衿，也只是科歲終身，秀才而已。總之急於功名，開口便叫做破，承，小講，弄些坊間小八股本頭兒，不但求疾反遲，抑且求有反無，況再加以淫行之書，邪蕩之語，子弟未有不壞事者。」（第十回下）

這以三字經爲根據的教育學說，在現在看起來，似乎是很可笑的了。然而在八股時代，大多數讀書人，的確是只讀些『坊間小八股本頭兒』；主張讀經的，的確是當時有大志的教育家。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不也只是主張讀經嗎？歧路燈中之類此的議論，雖是陳腐，但的確是一時教育家的意見，至少在河南是如此。歧路燈在此方面，很足以作研究中國教育史及教育思想史的人的參考。

再說歧路燈是用方言的文學。在舊小說裡面，金瓶梅，水滸傳，用山東話，紅樓夢，兒女英雄傳用北京話，近來新的小說中，也有用上海話，蘇州話的。歧路燈用的是河南話，河南南部的話。河南話與其他的北方話，雖大致相同，而的確自有

其風格，自有其土點。上所引陳喬齡的話中：『五經多是臨場旋報的』的『旋』字，讀去聲，即是臨時的意思。其例甚多，不及多引。我現在只抄惠聖人太太的兩段話，以見歧路燈之能表現河南話的風格。惠太太要叫聖人與他哥哥分家，聖人說怕有累聲名。太太說：

『聲名中屁用。將來孩子們叫爺叫奶奶尋飯吃，你那聲名還把後輩累住了哩。你想他伯家就是一元兒一個，却有兩三個閨女。咱家兩儀，三才，是兩個；現今我身上又像有些便宜。一頃多地，四五畝園子，也沒有一百年不散的筵席。一元兒獨自一半子，咱家幾個纔一半子。將來不討飯吃會做嘍？你如今抱著三才兒你親哩，到明日討飯吃你就不親了。你今現比我大十四五歲，就是你不見，我將來是一定要見哩。我總不依你不分。……憑你怎的，一定要把這二十兩學課，給孩子們存留個後手，也是我嫁你一場，孩子們投爺拜娘的一場。』（第三十八回）

馮序

惠太太又同她的兄弟發表同樣的議論：

「讀人書沒用，心裡也不明白，你吃着飯，我對你說。卽如今日有幾兩學課，一心要拿回家裡，打在官夥裡使用。他舅呀！你是外邊經的多了，你想好筵席那有個不散場？你看誰家弟兄們各人不存留個後手？況且你個人擲的，又不是官夥的出產。俺家他伯，有幾十兩私囊，在他大娘兄弟手裏營運著。你姐夫他如何知道，對他說他還不信哩。」（全上）

這些話的確是河南話。這些話所代表的，的確是一種河南婦女的心理。我們讀到這些地方，真覺得一種河南空氣。這些地方真比那些叫鄉下老說外國話的新小說能動人。這些地方，除了能與人以真切的感動之外，還是研究方言的人的重要研究材料。

此外歧路燈中所有主要人物，個性均極分明。如譚紹聞之優柔，其母王氏之庸愚，其家人王忠之忠直，盛希儵之豪縱，及正人君子中程嵩淑之豪爽，均可令人想

像其爲人。全書亦有結構，穿插，有中心思想，的確是一長篇小說。

書中的辭令，也有極有趣的。程嵩淑好酒，陳喬齡說要送他一罐酒，他說：『老師既賜以一貫之傳，門生就心領神會。』（第五回）後來又說：『但願老師于門生，常常欲加之醉而已。』（第七回）這些玩字的地方都不錯。本文開首所說『鮮矣』，也是套書中的用法。

至於歧路燈之結尾數回，誠不免過於潦草。李綠園在書序中也承認此點。然而這種弊病，中國舊小說中，很少能免。即紅樓夢，水滸傳的結尾，不也是潦草敷衍，令人讀之，有江郎才盡之感嗎？至于書中之間有三家村教書先生的土氣，那就是河南人少與各時代的大師接觸的結果；沒有作家能完全超出他的環境的限制。

歧路燈中的人物，李綠園在書序中發誓賭咒說，全是假的，毫無影射。紅樓夢索隱式的考證，完全用不著。不過他書中所寫的雖非河南某某人的行爲，而却是人，至少是河南人，所能常有的行爲。他所寫的雖非某某特殊的社會家庭狀況。而的

確是一種，至少那一時的河南的一種，社會家庭狀況。他的書不是歷史，是小說。

已刊行的書，提到歧路燈的，據我所知，只有蔣瑞藻的小說考證。他引一失名筆記說：

『是書雖純從紅樓夢脫胎，然描寫人情，千態畢露，亦絕世奇文也。惜其後代零落，同時親舊，又無輕財好義之人，爲之刊行。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，僅留三五部抄本於窮鄉僻壤間；此亦一大憾事也。』（小說考證第八）

據董晏堂先生的考證，以歧路燈爲『純從紅樓夢脫胎』之言，是不對的。（詳李綠園傳略）此書在清末及民國初年，在洛陽，開封，也有人用石印印過一部分，也有人曾在日報雜誌上登載過一部分，但均非完璧。大約此書在河南的抄本必不少，而且各抄本未必完全相同；大約此書曾經過許多次的修改。我所知道的抄本，已有七個。但在這個年頭，交通不便，只找到了兩個抄本，即據以付印。這兩個抄

本，內容是大同小異。在他們異的地方，我們即擇善而從，不逐處聲明。將來若再找到更好的抄本時，我們當於再板時採用，或作校勘發表記。

張中孚先生，董晏堂先生，徐玉諾先生，李望溪先生，都熱心於印行歧路燈，曾與我們許多助力。籍此機會，謹致謝忱。

馮友蘭

民國十六年，七月，北京

馮
序

李綠園傳略

董作賓

李綠園爲吾豫惟一之方言文學家，今從徐玉詒先生處借得綠園詩鈔殘卷一冊，因考得其生卒，爲作年譜，並錄詩數首，以供讀者參閱焉。

(1) 家世

綠園名海觀，字孔堂，祖居新安，遷於寶豐之宋家寨。乾隆丙辰恩科舉人。沉潛好學，讀書有得，及凡所閱歷，輒錄記成帙。每以明趨向，重交遊，訓誡子弟。任貴州印江縣知縣，以告老歸。卒年八十有四。子遠，字衛多，乾隆乙酉拔貢，辛卯舉人，乙未進士。除吏部主事。屢遷至本部正郎。出理七省漕務，發姦摘伏，門無私謁，歷江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。感恩納節，振明綱轄，不輕事彈擊。外轉江西督糧道，釐剔弊竇，廉明而出以仁恕，一如理漕務時。移病歸里，病痊，兩典山西書院，被其指授者，多發名於世。內行修飭，待昆季及疎族皆有恩紀。又置腴田四

傳
略